

谍战风云系列

李惠泉 著

断剑

D U A N J I A N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谍战风云系列

李惠泉 著

断剑

D U A N J I A N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断剑 / 李惠泉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034-8339-4

I. ①断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6649 号

责任编辑: 窠忠如 蔡丹诺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—66173572 66168268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3.75

字 数: 337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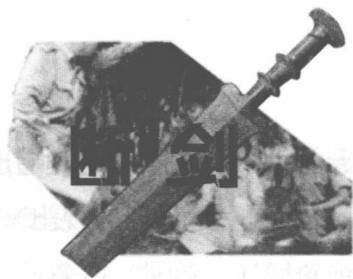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春风，细雨，黄花。

三月份的中缅边境森林里，仍然有冬天的杀气，这种杀气让人感到畏惧。不是畏惧天气的寒冷，这种天气还是蛮舒服的。春天，到处有一股朝气，花红了，草更绿了，树也冒着新叶，只是让人感到有一种没落的气氛。脚底下是厚厚的树叶，在那些腐烂的树叶上面，又是一层散落的动物粪便，一股难闻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，让人作呕；好看的花在雨中也显得瘦小，加上偶尔能听到一两声鸟叫，声音实在难听，让人浑身激灵一下。加上天色阴沉，下着小雨。这种小雨，你看不见，密匝匝的，像飘起的雾，但是，衣服一下子就湿透了。

一支十二人的队伍，在行进着。

他们躲过解放军第一道防线，蹿了进来。他们没有雨衣，都穿着国民党军队服装，五花八门，黄色的，土色的，还有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便服。衣服虽然不好，武器却是精良的，全部是冲锋枪，还有几把卡宾枪。荷枪实弹，让人畏惧。走在前面的人年龄在这支队伍算大的，也只三十多岁。

“找个山洞歇一会吧。”走在第二位的那个人，穿着国民党军队正规的军装，腰间插着手枪，抢先一步，跟前面那个人说，“参谋长，已经走了一夜了，明天上午就可以到达赵庄，我侦察过了，那里只有一个班的解放军，也就几个人，我保证，一小时解决战斗。”

“焦支队长，这是你立下的军令状吗？”

二支队长焦桐，从“滇缅挺进纵队”司令助理，降职成为参谋长唐达



天的手下，语气中还是透出那种桀骜不驯。他一听对方的口吻，心里就有气，但是，他没有表现出来，他知道，现在走麦城。黑山沟一仗，自己败了，跑到缅甸、泰国，招来了一些国民党的残兵败卒，这才保住了支队长位置，想到这里，他就有气，特别是生“滇缅挺进纵队”司令林德建的气，觉得自己跟着他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，有气也没有办法，他要让行动证明，自己是最好的。

“当然是军令状。我如果做不到，你把我杀了，提着我的人头到司令那里交差。这十个人，是我精心挑选的。错不了。”说完他想了一会儿，又接着说，“你不知道吧，司令的父亲被解放军镇压了，他弟弟妹妹都被杀了，司令气坏了，这才下令我们给共产党一点颜色看看。”

“前面有个山洞，休息一会儿吧。”唐达天没理他，下达了命令。

一行人进了山洞。手下的人要生火，被焦桐制止说，这个地方，离解放军已经很近了，他们的鼻子灵，如果让他们闻出来了，我们就完了。“兄弟们，忍一忍，攻下了赵庄，我放你们的假，记住，只有两个小时，你们乐一乐，打仗太辛苦，我明白兄弟们的心思。我保证，焦某人一定把大家当成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大家一听他这样说，都没有吭声，打开罐头，拿出干粮，吃了起来。焦桐走到唐达天身边，拿出烟，请他抽，他拿了一支，点燃。

“焦支队长，你比我大，我应该叫你大哥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们都要谨慎啊！共产党非常狡猾，你知道，省城已经在共产党手里，他们正集中兵力对付我们。我们要是没有边境和森林，早已成了鬼啊！司令是这里土生土长的，家里又是大地主，做过团长，又在军统做过，关系十分复杂，哪里都有我们的人，跟着司令，我们没有亏吃的。”唐达天拍着他的肩说。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焦桐对林德建家人的死，心里感到非常高兴，觉得这是老天对林家的惩罚，谁让他免了我的职，让我跑到外面，招兵买马，受尽了折磨。但是，他知道，现在他没有跟林德建争斗的资本，他只有委曲求全。他一听唐达天的话，连忙点头，表示赞同。

省城还没有失守，焦桐就跟着林德建，那个时候，林德建还是团长，

兼任军统昆明站副站长，后来，省城失守了，他们跑到中缅边境，林德建利用军统的人脉，拉起了队伍，到后来成立“滇缅挺进纵队”，他就是林德建的副手，实际的二把手，唐达天还是后来从台北过来的，谁又能想到，黑山沟一仗，林德建把责任全部推到他的头上，他这才戴罪立功，去招兵买马，把已经消灭的二支队重新组建起来，自己成了支队长。他知道，他这个支队长，是自己玩命挣来的。

焦桐眉一皱，“我们不是还有个‘黄雀’吗？”

“什么‘黄雀’，潜伏的事情归司令管，我们不可以乱说。焦桐，你是老人，有些事情比我清楚，保密局潜伏人员，是党国的中坚，司令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这些做部下的，最好不要多嘴，免得惹火烧身。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，我告诉你，冤死的人多呢，你可不要做冤死鬼。”唐达天冷冷说。

焦桐打了个冷战，再也不敢吭声了。

休息好了，一行人继续出发。雨还在下，看样子，没有停的意思。离赵庄一里路的时候，队伍停下来了。唐达天拿出地图，布置行动方案。布置完毕，队伍悄然出发。焦桐选来的这十个人，确实是他们支队的精华，这些人，都是跟解放军打了多年仗的老兵油子，经验非常丰富。天下着雨，亮得就晚了些，当他们摸进庄子的时候，天刚有点透亮，解放军设的第一道岗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他们做掉了，但是，第二道岗是潜伏岗，他们没有找到。唐达天有些忧虑，想让队伍停下来，焦桐说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否则，我们就无退路。他没有反对，自己留下两个人，让他带着其他人，快速进攻，不开枪最好，自己在村子口等着。焦桐一想，这样也好，省得被人一锅端。

“好，参谋长，你在村口的土地庙等我的好消息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说完一挥手，带着人走了。唐达天带着两个兵，进了土地庙。他让手下的兵守在门口，自己走了进去。庙不大，却香火旺盛。唐达天站在菩萨面前，看了许久。

外面的雨仍然在下。

焦桐当然知道解放军的住处，没有犹豫，就往里走，离住处还有几幢

房子时，隐蔽哨发现了他们，一声枪响，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就倒下了，后面的人马上还击，哨兵倒下了。枪声划破了黎明，整个庄子马上就陷入死一样的气氛之中。焦桐知道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越快越好。他算计着，死了两个解放军，还有四个，我怕个屁。

“弟兄们，他们还有四个人，不用怕。”

他一挥手，其他人就低着头，一声不吭往前冲。打过仗的人知道，越是喊的人，越是不能打仗，越是一声不吭的人，打起仗来就要命。这些跟解放军打过多年仗的老兵，根本没有把眼前的事情当一回事，马上把住处包围了。一会儿，乒乒乓乓的枪声就像炒豆子一样炸开了。

“这个焦桐，闹得动静这么大。”站在土地庙的唐达天，听到枪声十分恼火，他把一个哨兵叫了进来，让他去告诉焦桐，动作快点，不可久留。焦桐口头上应承，心里却有自己的打算。他要为自己挣些资本，重新成为唐达天的上司。里面四个解放军，经不起对方猛烈的冲击，有两个想冲出来，被焦桐他们打死了，另外两个没有办法，推倒墙，从后面走了。焦桐没有再追，他走了进来，高兴异常，这一仗，打死四个解放军，自己只死了两个人。他让部下把解放军的东西全部收集起来，这是他们的战利品，他要回去邀功。

他看了看表，点燃了一支烟。

“高兴去吧，乐呵去吧，我给你们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在庄口土地庙集合。”他坐了下来，看着解放军的住处，十分兴奋。

“支队长，你不……”

勤务兵据三，一个刚二十岁的小伙子，河北人，是被国民党军抓来的，刚当兵，就跟着国民党军队跑到了缅甸。焦桐去招兵时，第一个就碰上他，他喜欢这个孩子，就把他留在身边，做自己的勤务兵。其他人都走了，就他留在焦桐身边。他一问，他这才发现他没有走。他不解，问他为什么不走？不想女人了？不喜欢女人了？据三脸红了，吞吞吐吐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
“睡过女人吗？”



“没……没……”

焦桐感叹，真是孩子啊！他告诉琚三，打仗是要死人的，我们今天活着，不知道明天活不活着。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我们太苦了，在森林里转来转去，不利用这个机会，找个女人乐呵乐呵，这活着还有他妈的什么意思。你这个孩子，让我说什么好呢。把东西带好，我们走吧，去土地庙。”说完，就带着琚三走了。

焦桐向唐达天汇报了战斗经过。

“参谋长，怎么样，我们用极少的代价，获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，这是我们纵队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这就叫积小胜为大胜。我看解放军也不是神，也是有空子可钻的。”他在唐达天面前，十分得意。

“其他人呢？”唐达天问。

“我让他们乐呵乐呵去了，我答应了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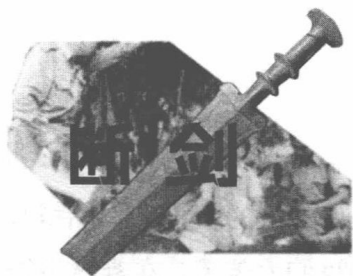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……焦桐，我告诉过你，不要做那些让人诅咒的事情，我们为什么打败仗，就是不得人心。我们把整个中国都丢了，跑到了外国，还不吸取教训，你要这样下去，早晚会吃亏的。”唐达天教训着说。

焦桐火了，骂着，不要给脸不要脸，你为什么总为共产党说话。兄弟们那样辛苦，整天面对的就是树木和野兽，你不让他们放松，他会为你卖命么？这个兵怎么带？好了，我不跟你争，我回去跟司令说。他清点人数，也没有理他，带着人离开了赵庄。

唐达天追赶队伍。

天仍然没有晴，雨还在下，而且越下越密，让人感到压抑。剩下的人，和接应的人员接上了头，两处人员合拢，就往边境走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一场更激烈的战斗在等着他们。





2

毕秋庆带着人员，正在边境巡逻。

他们是从东山镇过来的。东山镇离赵庄十几里地，这个地方边境，丛林密布，不便于行走，很少有人从这个地方越境。加上他们半个小时一次，从边境线上骑马奔过，散兵游勇不敢单独过来，成建制的部队都被解放军打散了，有多远跑多远。林德建部队在黑山沟遭受重创，半年来就没有消息，大家都有些放松了，没有把国民党那些残兵败卒放在眼里。这才让对手钻了空子，躲过了解放军巡逻部队，跑了进来。

毕秋庆凌晨睡不着，早早起来了。他喊来了一排长苑金辉，让他跟着自己去巡逻。他刚从边境线上回来，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嘴，又把话咽到了肚子里。连里人都知道，毕秋庆脾气不太好，像炮筒子，弄不好就骂人。他没有吭声，叫上排里的人，骑着马，跟着他就出来了。

快到赵庄时，天就快亮了。

“连长，我们回去吧。没有事的，我们刚刚巡逻了一遍，林德建的部队没有那么大的胆，不敢进来。何况有什么事情，会打电话告诉我们。”他们刚刚配置了缴获国民党部队的无线设备，每个排都可以跟连部联系。

毕秋庆没有理苑金辉，坐骑黑风跑得更快。

焦桐的部队本来通过了大路，一个兵拉稀，掉队了。他听到解放军骑马，吓得大叫一声，提着裤子就跑。这一声喊叫，不但毕秋庆听得清清楚楚，而且苑金辉和下面的士兵也听清楚了。毕秋庆勒住黑风，大喊一声“站住”，马到人到，跟着的士兵就把对方抓住了，叫着“连长，是一个当兵的”。

而毕秋庆这边，除了马刀，就是轻武器。毕秋庆后悔人带得太少了。苑金辉报告，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会儿，支援的人马上就到，我们就可以歼灭这股残匪。

“告诉大家，节省子弹。”毕秋庆叮嘱。

“是，知道了。”苑金辉喊着，叫着，让大家节约子弹。每颗子弹都要消灭一个敌人。大家伏在土包后面，一声不吭，专等冲锋的蒋军。焦桐招来的这些人，虽然打仗有经验，但是怕死。一听队长说打个冲锋就撤退，就胡乱地放了几枪，就往丛林跑。那个速度，就是兔子也追不上。等毕秋庆他们反应过来，只看见他们一个后影。苑金辉要追，被毕秋庆制止了。他让苑金辉派人清理战场，我方牺牲了五个战士，死了三匹马，敌人丢下了三具尸体。一场真正的失败战斗。

毕秋庆十分沮丧。

“连长，胜败是兵家常事。”苑金辉劝着。

毕秋庆没有吭声，点燃了一支烟。刚抽了一口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扔下烟头，“糟了，他们一定是从赵庄出来的。那个班，肯定完了。”他让苑金辉清理战场，等待援兵到来，自己带着五个骑兵，飞一样向赵庄跑去。等他们到了村子里，看见村长带领一些人，站在几个白布包裹的遗体面前，就从马上滚了下来，看见一个个熟悉的面容，心锥子扎着般疼。

“毕连长，是林德建残匪干的。他们是偷偷进来的，班长他们没有防备，这伙土匪，走的时候，还糟蹋了好几个妇女，真是造孽啊！”六十多岁的村长，欲哭无泪。

毕秋庆跺着脚，恨不得杀了他们。

一个小时后，指导员樊立波带着排长左民和三十多个人，赶到了赵庄。他告诉毕秋庆，已经向营部报告了，营长水中华，副营长景一田带人很快就到。他说我们都没有想到，林德建派一个支队来偷袭我们，还躲过了我们的警戒线，看样子，是为他家人报仇来了。毕秋庆说，这个地方是我们连的防务，我有责任，牺牲了这么多战士，我要向营部做出深刻检讨，请求处分。

两人都同意关勇的话。

“赵庄的事是个教训。”邓刚叹了一口气，“中华，认真研究消灭林德建的事情，东山镇、黑山沟和旧城的防务交给团里负责，你集中精力去做这件事，当然，在新的部队没有接手之前，那里的防务还是你们的事。记住，我们不仅仅是面对着国民党的残匪，而且要面对潜伏特务。林德建跟我一样，都是章凤人，他对这块土地太熟悉了，我们来这里时间不长，我离开家也多年了，一切都要从头做起。振作起来，不要沮丧，沮丧解决不了问题。”邓刚说了许多，谈到了林德建，谈到了章凤的形势，谈到了潜伏特务“黄雀”。

“团长，我明白。”水中华说。

“明白是最好的，我不留你了，回旧城去吧，好好总结经验，争取打个胜仗。我盼着你们的好消息。”他握着对方的手，把他送出了门。关勇和沙晖也与邓刚握手告辞。送走他们，邓刚一个人关在办公室，死死盯着地图。

半天，他还是拿起电话，打给了叶树峰。

“叶处长，我觉得赵庄的事，应该报告一下省委。如果方便，调查一下断剑的情况，是接头还是不理他，我们都应该有个结论。你通过省委社会部，认真核查一下，有没有断剑这个人，是不是我们派过去的同志，这对我们剿灭章凤残匪非常重要。我也就此事向军区报告，请求指示。”邓刚跟关勇说了这个意思，又再次打电话给叶树峰，他有考虑。叶树峰是省公安厅情报处的处长，跟他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，只是上面考虑，章凤情况复杂，让他们来配合工作的。

“好的，我跟关勇商量一下。”他在电话里说。

叶树峰接到关勇电话。

关勇汇报后问，“要我派人吗？”

“你带沙晖过来就行了。”

邓刚打完电话，政委何万春和参谋长楚天波走了进来。他把情况向两人说了一遍，要安排部队去接防。楚天波说，现在兵力吃紧，二营分散在各个边防所，握不成拳头，很难形成战斗力；三营负责的麻八镇方向，二

道沟方向，都是重点地区，很难调出人來。

“这样吧，向军区建议，调兵力來。”何万春說。

邓刚摆了摆手說，土匪猖獗，现在兵力不够用。我们的問題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。他转过身，对楚天波說，“参谋长，政委不是兼着章凤的县委书记吗，你们商量一下，抓紧把民兵训练出來，这样，很多事情可以让他们去做，我们就可以腾出手來，把林德建消灭。”

“我同意。”楚天波說。

何万春笑了，“老邓，就按你說的办。”

关勇的汽车到达省城已经是晚上。

军区副司令员兼公安厅厅长南昆的秘书谢格非在门口等着，他告诉他们，南昆正在小会议室等他们。当关勇和沙暉走进会议室，这才发现，除南昆、叶树峰外，房间里还坐着省委社会部副部长蔡东阳。关勇认识蔡东阳，他是老地下党员，长年做白区工作，应该是最熟悉昆明地区地下工作的人。

“坐吧，坐吧，关勇，沙暉，辛苦了。”南昆挥了挥手，让他们俩坐，“东阳我就不介绍了，你们都认识。关勇，是这样的，接到你和邓刚的电话，我就找到了东阳，询问断剑的情况。据他回忆，在社会部档案里，有断剑这个人。但是，具体情况他记不清楚了。我们要重新核查。”他接着說，布置重新查阅档案，以确定这个人具体情况，这要时间，我把你们找來，是告诉你们，没有确切消息，不要乱动，否则，我们会落入对方圈套。关勇想说什么，被南昆制止了，“我知道赵庄的事情，你不要說了，邓刚给我打了电话，林德建越来越猖獗了，不消灭他们，章凤永远没有安宁。”

“厅长，那我们现在如何……”他看了一眼南昆。“加强边境工作，特别是防务，邓团长已经在做，我想‘滇缅挺进纵队’要想搞点动作，就是破坏土地改革。西南情报处在章凤建立了一些秘密点线，由沙暉牵头，直接向邓团长报告。还有，保密局潜伏特务黄雀仍然没有找到，这是我们的疼啊！所以，厅长，蔡部长，叶处长，我有些迷茫。”他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。

蔡东阳笑了笑，“我的关勇，你从来没有迷茫过啊！”